

## 第十五回 獅吼時炎涼歷盡 鹿鳴日麗豔聯芳

話說嘉興知縣高成璧，居官清慎，斷事廉明，三年考諭，奉旨欽取進京。欲起身四五日前，高公與夫人商議道：「前日收養這兩個孩子，幸俱長成聰慧，皆認你我為父母，竟不知另有個父母在哪裡。但收回之時，從未說破，黃家老夫人至今尚在睡夢裡，我欲遣人去通消息，恐反起疑端。若不別而去，使彼不知二子下落，予心何忍？」夫人道：「此亦何難。只令假說我家小姐久慕黃小姐妙才，要求寫把詩扇，吩咐婦人進去，隨機應變，私對翠樓說之，使之放心，便可遠去。」高公道：「有理。」隨即差一個家人，備下幾色禮物，送到黃府來。此時黃夫人染些微恙，不去起身，即命翠樓接待，收了禮物，擺酒款待來賓。那婦人看見無人在旁，備細將老爺奶奶進京，要帶兩個孩子去的意思，對翠樓說明白了。翠樓口雖不言明，心下十分感激那高公。玉娘俏與翠樓斟酌過了，私寫下一封字，附寄孩兒，又回送許多玩物詩扇與高奶奶和小姐。婦人謝別而去。從此玉娘翠樓，遂不下樓，供奉白衣大士，終朝禮佛看經。凡有來說親，俱不應允。黃公夫婦見她才高，不能輕就，也不強她。直到二十四歲上，老夫妻兩個要通她納婿，玉娘道：「心才如邵解元者方可，不然寧可終身不字。」再逼她時，就要禿髮為尼起來。黃公只得停了此念，還差人四下通訪邵解元蹤跡。後來家人回復黃公，說那解元宅宅男女，隨同樂公棄官逃遁，已有令旨追究。黃公將此言，說與女兒。玉娘道：「且再看幾年，有什麼消息。」自此黃公竟丟了這念，任玉娘決志不提。

卻說高公進京，選了吏部給事中，便把盧杞奏了一本，就削職歸家，優遊林下。過了幾年，他公子高曠年已十九，滿腹文章，此時帶回的兩個孩兒，也有十四歲了，胸羅經史，筆走珠璣。是年三個學生，一齊入泮，一個喚作高邵才，一個喚作高邵學。親友填門拜賀，高公十分歡喜。那日席上有個同年鄉紳武陵源，原任山西觀察，丁憂在家。他曾見過二高的文字，是將來大人物，心下欲將季女瓊碧擇配高邵才為婿，就央個庠友尚韶美達知高公。高公應允，要選吉日行聘。只有武公夫人蘭氏，是個極不賢的長舌婦，訪知高公是個窮官，不肯與他聯姻。因武公誇說女婿才貌，又蘭氏有個親弟蘭廉侯，從旁經口贊揚，因此蘭氏勉強從了高公。送了聘來，回聘極其豐盛。不意定親後一年，遇著荒年，高夫人程氏又患疾而亡，高公家業日漸陵替。武公雖時有所贈，究竟坐吃山空，豈能長繼？武公見此光景，說請邵才來家讀書。蘭氏見女婿雖生得清秀，只是寒酸之氣逼人。初來二三月，也有三分禮貌相待，以後漸漸待慢起來。武公又私下把些東西與女婿寄送高公，被蘭氏得知，便與武公大鬧一場，遂十分厭起高邵才來。這邵才生性又是極孝的，在制中通身布服，終日愁顏不改，又不茹葷，漸漸黃瘦起來。凡是討茶飯時，蘭氏口裡只說討去與病鬼吃。這些家人婦女，見主母輕慢他，個個都學起樣來，當時也不叫相公，到人背地只喚他是小高，每每故意使他聽見。只有武公到底敬他，見這個蘭氏這般光景，心下著實不安，就要選擇吉日，把女兒配合，使女婿有所依托。蘭氏嚷道：「他家也是做官的，難道不知理數，六禮未修，如何就要做親？」

武公主意定了，也不顧蘭氏嚷鬧，競選定九月十三日戌時合巹。蘭氏將禮物不置，只這隨常衣服，若平日有幾件好衣服，並那零星物件收好，又不許在正房屋裡住。武公被鬧不過，只得把書館將就與他做臥房。到得吉夕臨拜堂時，蘭氏又罵道：「瞎眼老賊，好端端的女兒，編揀這樣窮鬼嫁他。我看他嘴臉不餓死就夠了，還要指望發跡。」

三朝款待婿客時，各親俱來相會。這蘭氏的大女婿洪監生，是洪內翰的兒子，是百萬之富的。二女婿是都堂呼延祿之子，叫作呼延升，文理欠通，竟買個舉人在身上。這日來會親時，跟隨女婢，好不齊整。只有高邵才一貧如洗，寒氣逼人。二位阿姨晚上，到小妹房內看看，兩家有二十餘個丫環乳母輩，跟隨擁進。入房裡冷冷清清，不像模樣，都掩口而笑，蘭氏故意把些冷言嘲笑，瓊碧只是忍氣吞聲。原來蘭氏是個小家出身，性只愛奉承富貴，搬是非的人。大姊妹兩個都曉得做娘的性子，平日極力哄騙母親。這瓊碧生性是個端貞的女子，比兩個姐姐多識幾個字，文理最通。一向姊妹們是同面不同心的，所以今日同母親也三言兩語的譏笑，瓊碧心內暗暗叫苦。且喜夫婦俱是少年美貌，男歡女愛，十分相得。高邵才雖新婚，而日夜書聲不輟，半夜方眠，武公聽了，深自歎服。惟蘭氏管待邵才，茶飯不得葷酒。無分上上下下，除了武公，沒一個不怠慢他。過了半年，不知受了許多不堪光景。

一日是二月十二日，乃武公五十歲的誕辰，親戚都來拜賀。洪家呼延家送的是彩緞金爵，約有二十餘色，高家不過是燭面鞋襪之類。蘭氏故意把大女婿、二女婿、三女婿之禮物，擺在桌上，逐樣指明是某家的，與眾人看來看去，要使高邵才夫婦沒趣。晚上酒席散後，大家進來拜謝。這洪呼二家面前，也有斟茶獻酒的，也有掇湯伺候的，惟有高邵才撤出半邊，無人理他。種種炎涼勢利，只為蘭氏做了這樣子，下人便奉迎主母之意，順風使來，不怕高邵才夫妻二人志氣輟了。一日高邵才發個念頭，要到長安去走一遭，或者博得功名到手，破破勢利閒氣。夫婦到高公處，將岳家事情細細述與高邵學聽了，兄弟兩個抱頭大哭一場。高公聽見，不知為什麼緣故，私下問高邵學道：「你哥子回家，何故悲慘？」邵學就把哥子的話，轉達父親。

高公歎道：「這也是命之所招，只索忍耐罷了。雖今年秋場在即，娃子家六七里路，從未出門的，如何好去得。」遂喚邵才到面前來勸慰他。邵才落了幾點淚，跪下告道：「孩兒不孝，不能侍養父親，志欲遠遊。」還未說完下句，只見外面傳個帖兒進來，說有福建來爺到。高公看時，寫是寅年弟來之安拜高同年的。進士出迎，相敘寒溫，促膝談心。原來這來公是福建汀州人，高公同年進士，又同在吏部觀政，與高公意氣相投。原任刑部左給事中，今服滿進京，特來相謁，匆匆就要開船。當下高公留他便飯，三個公子都出來相陪。那來公自目不轉睛，把年姪只管看，對高公稱贊道：「如何老年兄，有這般好令郎。」高公謙遜了幾句，直談到晚，高公便留來公宿在家下。邵才對高公道：「來年叔此去是直到京的，孩兒不如附了他船去，還趕得及秋試，到彼時只圖個進場之策便了。」高公道：「若得趕這個方便，我便十分放心。」高公隨將此意說於來公。來公喜道：「這是妙極的事，盤費都在小弟身上，不須年兄費心。」高公稱謝。

夜深即寢，邵才隨父親到裡面來。只見高公取一個拜匣在面前，喚二子過來說道：「我兒，你聽我說，你二人是我螟蛉之子，你還有嫡親父母。今我說明白與你聽，你須博得功名到手，圖得一家骨肉內聚方好。」便將他父親避難根由，與那母親守志不字之始末，細說一遍。然後開匣取出一本雪梅集來道：「這便是你父親從前的制做。」又取出一個小封套來，有字兩封。又道：「這是你親母的手跡。」二子接了，跪了拜謝道：「蒙父親撫養成人，孩兒一向未知就裡，今日方曉來歷。」高公道：「你二人只要功名早就，快快訪你父親的蹤跡要緊。」挽了他二人起來，高公吩咐邵才道：「你今可去向媳婦說知明日要去的事。」

費，省得明日起身時，匆匆不及。」

邵才領命，連夜歸去，對瓊碧說了。瓊碧料阻他不住，自聽他去，夫妻二人說了一夜話。天明起來，瓊碧收拾她釵細之類，約有五十餘，付與丈夫，叫他變賣為途中之費。邵才又叮嚀，不要與丈母說明，在房中點檢停當了行囊，就去書房裡拜別，武公錯愕問道：「賢婿為何忽想遠遊？」邵才推辭對曰：「承家嚴之命，送來年叔上京，不久就回。」說罷，拜辭武公要行。武公在拜匣內取出白銀三十兩，贈為路費。邵才收了，別過武公，又對瓊碧說幾句心腹話，忍淚拭眼，叫人挑了行李歸到家裡。高公見邵才來，便問：「行李可曾修齊備了麼？」邵才指一指道：「我已叫人挑進來了。」便拜辭父親，且又到母親靈前拜過了。然後兄弟拜別，將那本雪梅集，上下分開得兩本，各執一卷在身，又將母親寫的字，也帶一幅在身邊。一路同來公設個計策，認他是父子，隨任觀場。交禮二部都批准了。高邵才因改作來邵才，入試中式第五名。好不得意，感激來公不盡。到十月初各省解到鄉試錄，來邵才把江南試錄一看，方曉得高邵學中第九名，高曠中十二名，兩個兄弟僅登鄉榜，那來公老大喜之不勝。

一日有個同年樂志彬來拜，見桌上半本雪梅集，便問道：「年兄這集從何而來？」邵才答道：「偶從一處得來，年兄曾會此人否？」樂志彬道：「可惜好個風流解元，一別十五秋，如今不知飄流何處。」來邵才忙問道：「年兄何處相會，他又何年相別？致叩始末。」樂志彬就把邵十州始末細細說了一遍。今等邵十州被李道人神風吹去一十五年，未知下落。今盧杞已遭貶死，朝廷盡救那為盧杞貶降官員，前月初十日已奉有司貢衙取出一折紙來，看卻開得明白：

都御史馮之吉，起用吏部左侍郎。  
左春坊歐陽漸，起用國子監祭酒。  
兵部尚書霍達贈少師，蔭一子。  
吏部給事中高成璧，起用太常寺正卿。  
淮安知府樂為菁，起用嘉興道御史。  
龍城知縣郝有道，起用嘉興府知府。  
錦衣衛都指揮費而隱，起復原官。  
錦衣衛千戶陸尚質，起復原官。  
解元邵十州准復會試。

高邵才看罷，樂志彬道：「盧賊時無辜受害的官員共九十七名，只此人員，是因邵老叔連累的，今盡行升轉。詔到之日，即期赴任。家看此時，想已到越矣。」

邵才問道：「年兄為何不在本省鄉試，卻在北場入闈？」

樂志彬道：「小弟隨家嚴同邵老叔避難江右一十五年，至今年正月李道人來說，夜觀星象，妖氣盡消，文星獨顯，諸公可以出頭。故此邵老叔自同李道人從吳越一路尋他令郎去了。家君同小弟到淮安駐足，打發小弟進京觀望，就援例入場，故得附驥尾來。」

邵才肚裡已是明白，邵卞嘉是我親祖，已有信在吳越了，但不知父親在何處，心下躊躇。樂志彬道：「年兄何用費思。」來邵才道：「小弟是邵氏至戚，急切不得去見他，所以沉思。」樂志彬道：「今聖恩准十州會試，他明年自然來京會試，那時就可相會了。」來邵才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只得安心住在長安，待會試過了，尋取父親。未知得見他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